

#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to Let Life Be Free and Harmonious: The Reve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ntong Thinking to Modern Education

Jiang Wen

Ba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gkai District, Bazhong, Sichuan, China  
582572665@qq.com

## Abstract

Unde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Gantong Thinking,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ing wide, taking care of life, observing the inner mind and so on, the modern education dominated by scientific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ual thinking, the idea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standard,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the separation of each other and based on the fact lead to the decrease of the whole idea, the Aesthetic feeling and the Aesthetic of life of the modern people. According to several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Gantong Thinking,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etiquette activities,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arts activities, and apply some essence of the Gantong Thinking to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let the students' heart and the rhythm of the universe in harmony. All these are very useful for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whole thinking view,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life aesthetic feeling, mold the optimistic and clear personality, build the harmonious and complete spirit, and advance the life happiness.

**Keywords:** the Gantong Thinking, the modern education, the whole idea, the drive of life, the aesthetic feeling of life

## 感应万物、生命畅达 ——论感通思维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蒋文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经开区, 巴中, 四川, 中国  
582572665@qq.com

## 摘要

在具备开阖阔达、关照生命、内观心性等特性的感通思维的审视下, 以科学认识论和概念化思维为主导的现代教育, 其知识与能力本位的理念、相互割裂和就事论事的教学模式, 导致现代人的整体观念、生命美感、生命内驱力正在日趋消减。按照感通思维的几个具体表现形式, 在教育活动中加强经典教育, 开展各类传统礼仪活动、传统艺术修养活动, 将一些运用感通思维的精髓理论运用到教育过程中, 让学生心灵和天地万物的节奏、气韵和谐交融, 对于学生建立整体思维观、加强生命美感的培养, 并且塑造达观明朗的人格、建构和谐完整的精神、提升生命幸福感非常有用。

**关键词:** 感通思维, 现代教育, 整体观, 生命内驱力, 生命美感

## 1. 引言

我国现代教育主要受西方教育的影响, 以科学认识论和概念化思维为主导, 以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见长, 这样的教育方式在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方面占优势

的学科教学中显然是非常有益而且有效的, 然而在艺术性、主观性、思想性方面占优势的学科教学中却呈现出很多的缺陷, 尤其在整体观、生命美感、生命内驱力方面的培养更是显露出弱势。如此, 必然导致现代人的身心分裂和各种问题的出现, 例如现代人在物质的极度丰富的同时又忍受着精神的极度匮乏, 因而丧失幸福生活的能力; 或者思想上面绝对的客观和理性, 但同时又

作为情感的动物无法完全融入群体而产生无法抑制的孤独与自省；或者因为科技的发达带来的极大自信，但同时面对大自然的种种灾难时油然而生的无力感；等等。总之，现代教育的理念、方法中因为追求客观、科学的因素，导致人类正在被物化、被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倡导教育的折中主义成为一种必然。如何让人类在循序渐进的发展中，回归人的本性，达到身心安宁、内外和谐？目前有很多的学说、理论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比如体验式教育理论的运用效果就非常明显，然而其建立在对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把握基础上，需要通过创造实际的或重复经历的情境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教学内容，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究其实仍然没有脱离西方就事论事、有一说一的思维特点。因此，要在教育过程中真正的彻底的培养完整统一、和谐喜乐的身心灵，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中去寻找途径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而通过追根求源的探索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感通思维所提倡的人对万物的体贴关照、将世界和社会历史都视为和谐生命体的观念，以及感通思维在中国传统艺术、哲学、宗教中的神奇教化功能表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指引。

## 2. 天地大美：感通思维的特质

所谓“感通”，就是对他物有所感应、同理，从而与之情态相互通达，即有所感应而通于彼。对于“感通”思维的描述，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语本《易·系辞上》：“《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1]描述了感通思维发生时的状态，以及达到成功的感通之后的效验。对于感通的效验，《周易·咸卦·彖》又更加详细的描述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易传》论《易》的创造时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即《易》就是圣人“感通”天地万物与神明的昭告后，用卜卦的方式判断祸福吉凶，用以指引人们做出正确的行动。朱子《周易本义》解释说：“《易》指蓍卦。无思无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4]中国传统文化中，“感通”是天地万物产生并运行的原因，是人类社会和谐运转的方法。

在感通思维的观照中，一方面天地万物流变、社会历史变迁是一个有机的、充满智慧和意义的生命统一体。对此观念，典型的有庄子、老子、董仲舒等人的观点。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常常说到万物的生成是阴阳二气运行的结果，具备内在的智慧，自成意义，甚至和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他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春夏秋）成生，以一时（冬）丧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5]另一方面，感通思维一般认定人与宇宙万物

的关系是在天地间相互感化、映照、融合的。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心外无物”的观点，此观点是儒学大家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在一段著名的论断中，这样记录到：“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干？’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6]。这一论断可见，天地创生万物，在人心之外混混沌沌、莽莽苍苍，其丰富复杂的变化与多姿多彩的美好，只有因人心的感通与体贴才能够得以体现。另有一段文字说：“先生云：‘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作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它间隔得？’”[7]从这个段落中，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乃至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理解，他们认为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精神实体只有在我们的经验中才能显现。正因如此，“世界”在中国人的眼中，并不单纯是一个物理的世界，更不是人认识、征服或者改造的对象，而是在人的生命化、审美化、智慧化的参与下，成为一个有生命、有智慧、有道德、美好的存在，和人的心灵相互呼应、共生共荣。所以，感通思维除了开阖阔达的整体性之外，其融合直观的感受性、关照生命的体验性、心性内观的审美性于一体更是感通思维独具的特色，与西方追求客观性、对象化、二元对立的观念化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

## 3. 沟通天人之际的纽带：感通思维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

“感通”思维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生存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态度，它贯穿于全部中国思想，并体现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

### 3.1. 中国的诗性艺术

中国人每天的生活都“兴于诗”：中华民族就是一个诗意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诗性集中体现在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类艺术创造中，在这些艺术创作中，“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山岳、每一面峭壁、每一条河流、每一条小溪、每一眼泉水、每一棵树木以及世上的一切，其中都容有特殊的精灵”。[8]随便从中国文学中选一首诗词出来都能够看到里面传扬出的人与天地共舞的自在、闪烁着的天人合一与生生不息的智慧，随便一幅中国古典书法绘画无不于默默无闻中交汇着万物的神态情韵和人的心灵感应，随便一首中国古典乐曲无不于虚静中和中将生命的节奏韵律和天地合气糅合一起。在这

些艺术创作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和理解,那就是万物都互相关联并共生共感共通,万物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思想”和“灵性”。

### 3.2. 中国传统宗教活动

中国传统宗教活动是中国本土原生的文化形态,具有原始社会中宗教系统的诸多原型,包含了诸如天命信仰、祖宗崇拜、多神崇拜、祭祀、巫术占卜等内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宗教活动在不断的延续和发展,并且同时与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哲学、各式各样的民间信仰与崇拜相互融合,吸纳中国各方面的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与社会整体文化相适应,形成自有的千年未断的独特样貌。因此,在中国的传统宗教活动中,人们通过全神贯注的巫术、祭祀、占卜、信仰活动,让人的现实世界和冥冥深邃的理想世界互通消息,以达到寄托人们美好向往与祝福的目的。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的内心达到真正的虔诚和宁静,并于潜移默化中产生世界一元统合的观念、对自然万物情同手足的同理心、对世界运行的敬畏心,感通神明、领悟神意,达到“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9]的至圣至高的境界。

### 3.3. 中国传统礼乐仪式

相传中国的礼乐文化来源于周公姬旦时期的礼乐制度,《周礼》对周代众多礼制仪式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规范。后来这种礼乐制度固化为礼乐理念在其后 3000 多年的时间中都不曾断绝,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称之为礼乐文明。汉代以后礼乐仪式慢慢的被合并与归类,形成了所谓五礼的礼制仪式,包括“吉、嘉、军、宾、凶”五类,并且规定了在各类礼仪中需要奏响的音乐。《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10],礼乐仪式,其目的就是社会统治者希望通过举办各类礼乐仪式,对天地万物、阴阳四时、人情百态进行比象与传达,将人的身体、灵魂与天地万物、阴阳四时、鬼怪神灵相联系与沟通,祈求获得人世的祥和安康;另一方面通过礼乐仪式使人体悟天道,修身养性,有利于塑造出谦和有礼的人们和威仪有序的社会。春秋时期的儒家创始人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状态,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恢复礼乐制度,培养每个人的仁爱之心,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社会。

### 3.4. 中国传统哲学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儒家思想宣扬入世精神与修身养性之道,强调人作为人类社会组成的基本要素,应该承担该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并在社会

事务的磨练中去成长自己的生命,获得最大的成就。儒家典籍《大学》第一章就明确提出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身养性”：“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修身养性的第一要务就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基本含义就有：感通万物到达圣人境界。儒家提倡人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运用一系列德育规范，通过内心绝对的“诚”、“敬”去感通万物，以实现“仁”这一最高目标，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主要流派，将“道”总结为维系万物的关系、万物运行的根本原因与力量，“道”就蕴含在万物的运转和生发之中。因为“道”深奥难测、无形无相，非无非有、亦有亦无，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告诉我们道体之“无”时奥妙难测，道用之“有”时万物皆有迹可循。即是说，道体之无必然要通过道用之有而显现出来，道之体是神妙深微的，要在“无欲”的状态下来体认；而道之用蕴含在万物运行和生发之迹象中，需要运用“有欲”来把握。这里所谓的“有欲”，包含了修道时的欲望的意思之外，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内涵，那就是修道时对道所持有的“有用”的心态和“有为”的生命态度，“无欲”的意思则相反。另外，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中还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馥；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无论“道”在什么状态下，要想获得对“道”的体悟，都需要“观”作为认知和理解“道”的基本方式，这“观”不仅仅是“看”、“听”等简单的感官的感觉，而是有全身心的参与和领悟，所以这“观”道就是“感通”道。对此，李泽厚先生指出：“《老子》书中最重要的观念‘无’，其真实根源仍在巫术礼仪。‘无’，即巫也，舞也。它是在原始巫舞中出现的神明。在巫舞中，神明降临，视之不见，听之无声，却功效自呈。它模糊而实在，涵盖一切而又并无地位；似物而非物，似神而非神，可以感受而不可言说。”[12]说明老子的“观道”体验与远古巫术、宗教活动中的感通思维相似，即修道者只有在无欲、虚静、修身的心理或精神状态下，才能充分的体悟“道”的玄妙无形之体和生发万物之用。

儒家提倡人要追求“仁”这一最高目标，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需要在社会与家庭的责任中去修身养性，需要运用内心“诚”、“敬”与万事万物感通。道家提倡运用心之虚、寂、静或气之精、专、神等方式去体悟万物之道，实现天道相谐、天人合一。儒家的修身养性之道和道家体悟“道”的独特心理状态，都是“感通”思维在中国哲学中的具体表现。

#### 4. 发展感通思维，塑造达观人格，成就幸福人生

如果运用感通思维的原理来检视现代教育，可见其遵循的是西方概念化思维和科学认识论，其本质就是科学教育，较少触及到感通思维的培养。在教育内容上面现代教育按照知识、能力、技术的类别分门介绍，要求学生按照类别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掌握各项技能。在教育模式和方法上面，现代教育遵循科学的认识论路线，重视知识体系建构，重视观察、实验、操作和社会实践。这样的教育导致出现这几个问题：第一，生命性的缺乏。现代教育没有重视学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将学生简单化为能够灌输知识、开发各项功能的对象，就像流水线上待产的机器，忽略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在心理、思想、情感上的需求，让学生很难体会到学习的愉悦、成长的快乐，必然导致学生产生厌学、厌世的情绪，甚至出现自我生命内驱力日趋衰败的现象。第二，审美能力的日趋衰竭。现代教育的知识、能力本位的理念不仅在科学领域大行其道，在艺术领域一样盛行。在艺术学科教学中因为只重视知识的提升、技能的训练，而没有在艺术的创作和鉴赏中注重心灵与万物的协作、精神和天地的感通，必然导致人们审美能力的肤浅化、直观化、衰退化，现代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的衰败就是明证。三，整体观念的缺乏。在感通思维中，天、地、人同源于一气，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有机和谐的整体。然而现代教育相互割裂的学科教学，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让学生眼中的世界呈现出碎片化、单调化、简易化的样貌，导致人与宇宙万物、社会的关系出现分裂和对立。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现代人的各类生存困境、人际问题，或多或少要归咎于这个原因。综合以上几个问题可见，即便现代教育能够让人快速获得知识、能力、财富、地位，收获现代社会所宣扬的成功人生，但很多人心灵能量变得枯竭，难以获得生命的愉悦感与幸福感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显然和教育的终极意义相背离。

因此，针对以上现代教育中的问题，加强感通思维的教育可谓势在必行。根据感通思维的特质及其表现形式，在教育中加强感通思维的培养，需要加入最集中体现感通思维的内容，即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教育模式中最优秀的部分——经典教育。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经典指的是由最智慧的人——“圣人”创作的、经过漫长的时间过滤以及全人类广泛实践与论证后，在艺术、思想、礼仪等各个领域具备典范性、权威性、原创性、奠基性、完备的伟大教导。“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13]，经典是圣人取法于天地万物之情状和序列，与鬼神相通灵并得到验证的人世伦理纲纪，在经典中，无不体现的是“圣人”的感通思想精华。那么，通过研习各类经典，开展各类传统礼仪活动、传统艺术修养活动，将“心性观”、天人合一观、虚静观、乘物以游心思想、生生之谓美思想和良知观等运用感通思维的理论精髓贯穿到教育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天地万物的生命、节

奏、气韵和灵魂，实现人与天地生命的共舞必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开展以感通思维为主要思维模式的经典教育，促使学生在认识上建立世界一元统合的整体观念，对自然万物充满同理心、敬畏心，以此加强生命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生命感受力和内驱力，最终达到塑造达观明朗的人格、建构和谐完整的精神、收获美好幸福人生的目标。

#### 致谢

感谢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度校级研究课题项目“儒家思想对于促进我校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项目编号：BZY2019006）对本研究的基金支持。

#### REFERENCES

- [1] A guide to Chinese culture for Children (part six), (2000)The Book of Changes, Xiamen University Press,Xiamen,p.160.
- [2] A guide to Chinese culture for Children (part six), (2000) The Book of Changes,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Xiamen, p.74.
- [3] A guide to Chinese culture for Children (part six), (2000)The Book of Changes,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Xiamen, pp. 167-168.
- [4] Zhu Xi, (2010)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Changes, Zhu Xi Quan Shu (volume 1),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p.132.
- [5] Feng Youlan, (2017)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Yilin Press, Nanjing, p.199.
- [6] Feng Youlan, (2017)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Yilin Press, Nanjing, p.316.
- [7] Feng Youlan, (2017)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Yilin Press, Nanjing, p.316.
- [8] Edward. T, (2005) Primitive Cul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uilin, p.519.
- [9] Xu Yuanhao, (2002) Guoyu Jijie,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pp. 512-515.
- [10] Beard, (2016) Chinese Ancient Ceremony and Music Culture Hidden Mystery, Yilin Wenhui, pp. 58-59.
- [11] Chen Xiaofen, Xu Ruzong, (2004)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University,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p. 250.
- [12] Li Zehou, (2012) The tradition of witchcraft,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p. 43.

[13] Li Feihong, (2010) An analysis of Liu Xie's attitude to the eight-body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ongj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personality and the style of his works, Tokyo literature, Kaifeng, pp. 150-151.